

□本报记者 康劲
本报通讯员 李丽

63岁的环卫工宋桂花病倒了。

按照她的岁数，本不应该出来继续工作，但因为6年前找了一份环卫工的工作，人病了，活却一天不能耽搁。为此，“弟弟王德专门从乡下跑来，帮着我顶班。”

几年前，才然一身的宋桂花不独自留守在农村“吃低保”，进城投奔女儿。女儿在民乐县城里打工，收入本就微薄，宋桂花更不愿“吃闲饭”，就在城管局的环卫队找到了一份“公益性”岗位的工作。

民乐县地处甘肃省张掖市，这座祁连山下的小城，与西北许多地方一样，快速发展的“城市化”正改变着县城的面貌。但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，城市环卫岗位出现“用工紧缺”——县城的市民不干、进城打工的青壮年们又嫌收入低不屑于干，最终像宋桂花这样的来自农村的中老年劳动者，组成了“银发环卫工”队伍。

最初，宋桂花感觉自己身板硬实，扫扫大街并不累，对未来能在城市养老，更是满怀憧憬。

按照当地的政策，宋桂花每月扣除各种保险后，有1400元的“公益性”岗位收入，这比她在农村“吃低保”要好许多。不过，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，她必须连续交够15年才能领到养老金。

“干到71岁，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，不靠儿女，领一份养老金，安享晚年。”但是，这样的梦想，对她来说真的“渐行渐远”。

每天起早贪黑、披星戴月，特别是过了60岁后，沉重的劳动让宋桂花越来越“吃不消”，严重的关节炎又时常钻心地疼。

“租住的房子每月要交

200多元，吃饭生活花去500元，吃药、看病每月又要将近600元，每月紧紧巴巴也只剩100多元……”宋桂花掂量着自己的生活账单，过去的“希望”正在变成无法企及的“奢望”。生活不住的乡村，老无所依的城市，真不知何处才是人生的结局。

按照有关规定，年满60岁，不够15年缴费年限的，一次性补齐后，今后就可以按月领到养老金。但是，要补齐9年的养老金，宋桂花算竟是一笔“庞大支出”，即便卖掉农村的房子，将自家的土地流转承包出去，将全部的积蓄搭进去也是远远不够。

如果放弃呢？宋桂花感觉更不划算，之前6年多的钱算是白扣了。为此，61岁的弟弟跑来“帮姐姐顶着”。

但是，他真的能帮姐姐宋桂花撑到71岁，领到那笔通向城市化的养老金吗？躺在病床上的宋桂花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说，“真的是不敢想，过一天是一天吧……”

何时能领到那笔期待已久的养老金？

『银发环卫工』的养老困境

怎样才算真正的“城里人”？

——农民工眼中的“市民化”



□本报记者 李娜 文/图

“特别兴奋，很想在更高的平台展示自己，获得荣誉！”12月16日，“技能成就梦想”2016年成都市百万职工技能大赛圆满收官，赖敬松因在汽车维修工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被评为“成都市技能标兵”，当身披绶带，捧起奖杯和烫金证书的那一刻，这位来自乡村的城市打拼者，笑容灿烂且充满自信。

有房、有车、有家庭、有事业——16年前初入成都打拼的赖敬松，曾将成为这样的“四有青年”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，如今这一切于他而言早已成为现实，他也开始站在更高起点重新规划未来，念及过往，赖敬松十分感慨，“要感谢父母，他们的奋斗成就了我的今天”。

四川达州渠县定远乡菊园村，是赖敬松的故乡。7岁时，他作为家中独子与外出务工的父母一同远赴福建，小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的技校学习钳工，许是从小在外开了眼界，还未毕业便开始在一家企业做铝合金实习质检员，整一年时间后，自觉

→ 赖敬松 34岁 四川成都 汽车维修工

成都市百万职工技能大赛收官，赖敬松因获第一名而被评为“成都市技能标兵”

“汽车医生”升职记

“有房、有家、有事业就是我的城”

专业领域实无太多上升空间，于是返回成都投奔在汽车综合修理厂工作的表哥，开始了漫长的汽修学徒生涯。那一年他18岁，每个月只有几十元收入，还要靠在福建的父母贴补生活。

向父母申请的最纠结的一笔开销发生在2003年，赖敬松感受到国外汽车领域迅猛发展，汽修厂里的传统技术已然存在滞后性，于是他决定到四川职业培训学校进修，所需费用1万多元，好在父母给了他最大的支持，一年学成后赖敬松考取了汽修高级技工证，顺利进入当前所在的新疆申蓉桂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，生活开始发生转折。

2006年，赖敬松娶了老家与自己同是一个生产队的妻子，倾尽积蓄，加之父母鼎力，他们在成都近郊购置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住房，随

之将户口迁至成都，就此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，开始尝到“带有幸福感的甜蜜生活”。

可要维持这种幸福生活不容易。踏实肯干、勤勉好学，从一线员工到技术总监，赖敬松用6年半的时间完成了“汽车医生”的升职记。但城市生存的压力依旧沉重，婚后夫妻先后迎来了一个孩子，每月偿还房贷，两个孩子上学、吃穿用度、赡养父母……从事汽车保险行业的妻子收入相对不稳定，只能靠赖敬松的薪水勉强维持开销，可小两口从不泄气，“城里的生活就是要辛苦些，但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同，一切值得。”

赖敬松给《工人日报》记者算了一笔账，当年他所购房价为3600元每平方米，如今同小区价格已翻了一倍还多，虽是刚需房，自己依旧是增值投入，但若等到现在才做打算，落户城镇的门

槛要高很多，生活成本也会大大增加。眼下，赖敬松一家四口和父母共同生活，原本相对宽敞的三居室变得有些狭窄，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空间，他曾起意再贷款购置一套两居室，可望持续攀升的房价，掂掂手里为数不多的积蓄，只好暂且作罢，但还是没放弃盘算。

“有房、有家、有事业就是我的城。”赖敬松说，离开土地意味着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旅程，而他努力的心从未松懈。他告诉记者，汽修技术发展更新换代极快，更有越来越多从专业技校走出的90后、00后的新生力量不断涌入，参加市级技能比赛并获奖后，自己对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规划，“命运的改变需要多代人的积累，我要变得更强起来，像曾经我的父母一样，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，让他们毫无顾忌地追求更好的未来！”

→ 贾强 30岁 北京 快递员

收入虽高却没感觉成为市民

“只有孩子接受城市教育才算跳出农门”

□本报记者 甘皙 文/图

“您好，这是您的快递。”12月13日上午9点，贾强将自己当天送的第51件快递顺利交到顾客手中，这已是他的第96102件快递。

近日，某大型蓝领招聘平台发布的2016城市服务业高薪榜显示，快递员以月平均工资7028元位居高薪榜前十位，而且遇到“618”“双11”“双12”等高峰期，快递员的薪金则过万元。

→ 贾强 30岁 北京 快递员

“干活有工钱，工伤有人管，进城有社保……”

最大心愿是有“五险一金”

今年30岁的贾强来自河南南阳农村，两年多前来到北京从事快递员的工作。他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当初来北京打工之所以选择当快递员也是看上了“高薪”，真正自己工作了才知道，“赚的都是辛苦钱”。

平时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，平均每天送100多件快递，而“像今天这样‘双12’后的第一天，我们早上5点就开始送快递，一直要把所有的快递送完才能下班，通常都过了零点”。贾强介绍，他当天要送200多件快递，是平时工作量的两倍，“中途不能休息，不然根本送不完”。

如此辛苦地披星戴月、风餐露宿，贾强也仅是偶尔一两个月收入过万元，平时收入在6000元~8000元，而且公司不包吃住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贾强与同事一起住在郊区的群租房里，一个月一个床位300元租金，吃饭就更是能省则省，就想着能多攒点钱。

在记者采访途中，贾强一直没停下来往别的住户送件或打电话通知取件。他说，平时工作时间不受约束，每天上午下午两趟，上午送完货还可以休息一下，而到了“双11”“双12”就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天要拉四五趟货，从早上出来就开始“打仗”，午饭也顾不上吃。

□本报记者 刘旭 文/图

“干活有工钱，工伤有人管，进城有社保……”

2006年8月，他在沈阳市皇姑区一家工地做钢筋工，包工头承诺月薪250元，辛苦工作了3个月，工钱却没拿到，一打听，开发商拖欠了100多人的工钱。“当时想这可咋办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肯定是要不回来了。”褚建峰回忆说。工友们找到当时的沈阳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和沈阳市劳动局，一周后，他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钱

→ 褚建峰 45岁 辽宁沈阳 钢筋工

“干活有工钱，工伤有人管，进城有社保……”

最大心愿是有“五险一金”

今年30岁的贾强来自河南南阳农村，两年多前来到北京从事快递员的工作。他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当初来北京打工之所以选择当快递员也是看上了“高薪”，真正自己工作了才知道，“赚的都是辛苦钱”。

平时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，平均每天送100多件快递，而“像今天这样‘双12’后的第一天，我们早上5点就开始送快递，一直要把所有的快递送完才能下班，通常都过了零点”。贾强介绍，他当天要送200多件快递，是平时工作量的两倍，“中途不能休息，不然根本送不完”。

如此辛苦地披星戴月、风餐露宿，贾强也仅是偶尔一两个月收入过万元，平时收入在6000元~8000元，而且公司不包吃住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贾强与同事一起住在郊区的群租房里，一个月一个床位300元租金，吃饭就更是能省则省，就想着能多攒点钱。

在记者采访途中，贾强一直没停下来往别的住户送件或打电话通知取件。他说，平时工作时间不受约束，每天上午下午两趟，上午送完货还可以休息一下，而到了“双11”“双12”就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天要拉四五趟货，从早上出来就开始“打仗”，午饭也顾不上吃。

□本报记者 刘旭 文/图

“干活有工钱，工伤有人管，进城有社保……”

2006年8月，他在沈阳市皇姑区一家工地做钢筋工，包工头承诺月薪250元，辛苦工作了3个月，工钱却没拿到，一打听，开发商拖欠了100多人的工钱。“当时想这可咋办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肯定是要不回来了。”褚建峰回忆说。工友们找到当时的沈阳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和沈阳市劳动局，一周后，他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钱

→ 凌日焕 28岁 广东广州 高速路口收费站工作人员

“学会改变自己适应环境才能融入”

报名“职工提素圆梦工程”并获得本科学历，感觉终于打开了城市接纳自己的大门

□本报记者 叶小钟

本报实习生 唐丽 文/图

习的公司工作。

在旁人看来，高速收费员日常工作就是收取路费，十分简单。而实际上，收费站的工作实行“三班倒”的模式，凌日焕在白班、中班和夜班轮番站岗，经常过着生物钟颠倒的生活。工作中凌日焕也遭遇过他人的刁难，“站岗收费的时候，有些司机会无理取闹，故意为难我们。”

日夜颠倒的工作时间，工作中遭遇刁难，让凌日焕产生过不想再干下去的念头。“对现状不满意的时侯，可以学会改变自己，适应环境，这样才能融入。”前輩的话让凌日焕开始学会总结和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。“上夜班的时候，不仅我们工作人员累，过往的司机其实也是一脸疲惫。在收费窗口的我们带着微笑服务，才算履行好收费员的职责。”慢慢地，凌日焕

逐渐融入收费站的工作氛围，更加投入做好本职。

凌日焕对广州有着不一般的好感，在这里她圆了自己的“大学梦”。2012年，公司向员工介绍广州市总工会推进的“职工提素圆梦工程”以及相关补助政策，凌日焕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本科学历教育。

“政府针对外来人员出台的各方面政策，虽然不是很完善，但在继续接受教育方面，我获益了，我覺得这是打开了大门在接纳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。”在凌日焕眼里，广州是一座容纳五湖四海的城市，也是发展变化快的城市，要融入这座城市，就需要不断适应环境，抓住各种机遇。可以在工作之后得到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，凌日焕很感激工会和公司给予的帮助。“有了工会和公司的学费补助，8000多元学费最后我实际只支出了2000多元，而且我补上

安全帽，登高系安全带，每次都严格按规定干活，因为太害怕受伤了。

异地就医报销也是让褚建峰和工友犯愁的事。2016年9月，辽宁省实施13个城市异地就医直接结算，217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异地结算系统。但是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太低了，褚建峰一位工友想在沈阳做一个小手术，打听后，自费的钱太多，舍不得手术一直没做拖到了现在。

褚建峰24岁的儿子在大连一家建筑公司工作，他说：“孙子女未来上学的问题一点也不用担心。我都打听好了，在大连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一样，免收杂费、教科书费，参加高考等待遇都一样。”



了自己的知识短板。”今年秋天凌日焕如愿拿到了学历证书，还通过竞争上岗当上了收费班长，她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更加充满期待。

“接下来我想在广州组建自己的家庭，争取落户。”虽然离入户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，但这不妨碍凌日焕对未来充满期待。她表示会继续兼顾工作和学习。“在公司我能感受到人文关怀，政府的各种政策也越来越好，这让我有一种可以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的期待感，也更加有归属感。”凭着认真工作的态度，凌日焕去年获得了年度优秀员工荣誉，公司邀请了她的父母到广州两日游，让家长了解子女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。凌日焕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广州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，看到更多美好的风景。

□本报记者 康劲
本报通讯员 李丽

63岁的环卫工宋桂花病倒了。

按照她的岁数，本不应该出来继续工作，但因为6年前找了一份环卫工的工作，人病了，活却一天不能耽搁。为此，“弟弟王德专门从乡下跑来，帮着我顶班。”

几年前，才然一身的宋桂花不独自留守在农村“吃低保”，进城投奔女儿。女儿在民乐县城里打工，收入本就微薄，宋桂花更不愿“吃闲饭”，就在城管局的环卫队找到了一份“公益性”岗位的工作。

民乐县地处甘肃省张掖市，这座祁连山下的小城，与西北许多地方一样，快速发展的“城市化”正改变着县城的面貌。但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，城市环卫岗位出现“用工紧缺”——县城的市民不干、进城打工的青壮年们又嫌收入低不屑于干，最终像宋桂花这样的来自农村的中老年劳动者，组成了“银发环卫工”队伍。

最初，宋桂花感觉自己身板硬实，扫扫大街并不累，对未来能在城市养老，更是满怀憧憬。

按照当地的政策，宋桂花每月扣除各种保险后，有1400元的“公益性”岗位收入，这比她在农村“吃低保”要好许多。不过，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，她必须连续交够15年才能领到养老金。

“干到71岁，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，不靠儿女，领一份养老金，安享晚年。”但是，这样的梦想，对她来说真的“渐行渐远”。

每天起早贪黑、披星戴月，特别是过了60岁后，沉重的劳动让宋桂花越来越“吃不消”，严重的关节炎又时常钻心地疼。

“租住的房子每月要交

200多元，吃饭生活花去500元，吃药、看病每月又要将近600元，每月紧紧巴巴也只剩100多元……”宋桂花掂量着自己的生活账单，过去的“希望”正在变成无法企及的“奢望”。生活不住的乡村，老无所依的城市，真不知何处才是人生的结局。

按照有关规定，年满60岁，不够15年缴费年限的，一次性补齐后，今后就可以按月领到养老金。但是，要补齐9年的养老金，宋桂花算竟是一笔“庞大支出”，即便卖掉农村的房子，将自家的土地流转承包出去，将全部的积蓄搭进去也是远远不够。

如果放弃呢？宋桂花感觉更不划算，之前6年多的钱算是白扣了。为此，61岁的弟弟跑来“帮姐姐顶着”。

但是，他真的能帮姐姐宋桂花撑到71岁，领到那笔通向城市化的养老金吗？躺在病床上的宋桂花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说，“真的是不敢想，过一天是一天吧……”

每天起早贪黑、披星戴月，特别是过了60岁后，沉重的劳动让宋桂花越来越“吃不消”，严重的关节炎又时常钻心地疼。

“租住的房子每月要交

200多元，吃饭生活花去500元，吃药、看病每月又要将近600元，每月紧紧巴巴也只剩100多元……”宋桂花掂量着自己的生活账单，过去的“希望”正在变成无法企及的“奢望”。生活不住的乡村，老无所依的城市，真不知何处才是人生的结局。

按照当地的政策，宋桂花每月扣除各种保险后，有1400元的“公益性”岗位收入，这比她在农村“吃低保”要好许多。不过，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，她必须连续交够15年才能领到养老金。

“干到71岁，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，不靠儿女，领一份养老金，安享晚年。”但是，这样的梦想，对她来说真的“渐行渐远”。

每天起早贪黑、披星戴月，特别是过了60岁后，沉重的劳动让宋桂花越来越“吃不消”，严重的关节炎又时常钻心地疼。

“租住的房子每月要交

200多元，吃饭生活花去500元，吃药、看病每月又要将近600元，每月紧紧巴巴也只剩100多元……”宋桂花掂量着自己的生活账单，过去的“希望”正在变成无法企及的“奢望”。生活